

地名探源

舜都蒲坂永济“缶邦”考

□杨孟冬

远古部落联盟社会后期，有虞氏酋长姚重华在黄河东岸的今永济市，带领族群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。由于姚重华宽厚仁慈，因此备受四方仰慕。既而，四千多年前的永济就“一年成聚，两年成邑，三年成都”，成了华夏族历史上早期的“有虞氏帝都”。

我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《史记》，以及西晋皇甫谧编撰的《帝王世纪》均有记载：姚重华在历山耕种——耕者让畔，在雷泽捕鱼——渔者让渊，在河滨制陶——器不苦窳。尧帝时代，“刀耕火种”的原始农业生产已逐渐得到普及。人们基本告别了迁徙不定、狩猎而食的生存方式，也进一步知道了“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”对于生命存续的重要意义。因而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在四季交替中，人们总结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方式。为了烹煮熟食、便于用餐，人们发明了各种类型的器皿。为了度过大自然的萧瑟严冬，人们甚至发明了能贮藏黍谷的更大容器。这，就是华夏族最早的日常生活用品——陶器。

姚重华和部族人们居于黄河东岸，不仅勇于同桀骜不驯的河水作斗争，而且善于利用充满聪明智慧的发明和创造，提高生存质量。在姚重华的带领下，有虞氏部落因地制宜，建立制陶作坊，挖取黄河胶泥，烧制精良器皿，使得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器物，不断实现质的飞跃。史籍中所记载的“器不苦窳”，便是说姚重华部族所生产的生活器皿不仅没有粗制滥造的，而且还成了当时社会最优质的生活用品。也因此，“有虞氏河滨陶器”便成为那个时代甚至后世，一个聚集着智慧和创造精神的文化符号。



▲中条山上尧王台遗址 (资料图)

号。

有虞氏部落濒河而居，左屏中条高岗，右峙华岳奇峰，河水汤汤，蒲草茫茫，自然天成的地理构造成了远古人类生活和奋斗的乐园。人们以黄河为“圣河”，以太华为“圣山”，以蒲草为“圣物”，并制作陶器一样，把蒲草的茎叶编织成蒲席、蒲棚、蒲帆、蒲团、蒲扇和蒲履，改善了日常生活起居必要的物质条件。在那个悠远的年代，“蒲”就是华夏版图上闪烁着文明光芒的地理名称。

之后，尧帝访贤，把帝位禅让给了姚重华。其禅让天下的所在，便是位于今永济市中条山上的“尧王台”（亦称“禅让台”）。而永济这方热土，随即就成了父系氏族时代五服制度的中心之域，成了华夏原始社会的都城所在。姚重华逝世后，又把帝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。这一“以人为本、任人唯贤”的做法，也是后世推崇有加的历史佳话。大禹继位为帝，尊四方民众之意，追姚重华谥号为“舜”。

（后世俗称“舜帝”或“大舜”）。史籍记载永济为“舜都”，即起源于大禹时代。至于“舜都蒲坂”之说，则是秦始皇建立秦朝后的事了。因为秦朝始行郡县制后，今永济市才称作“蒲坂县”。

尧舜时代，今永济市还被四方称为“缶”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缶，本意为烹饪或盛黍谷、酒浆的瓦器。由于它工艺精良、质地坚硬，因而又被劳动人民用作“打击乐器”。每当人们举行娱乐活动时，缶就成了大家青睐的一种原始乐器。因而“击缶而歌”，就出现在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里。由于“缶”是远古人们息息相关的生活和文化用品，以至于殷商时代竟被用作地名，赫然出现在了华夏版图之上。

——它的具体地点，就在今天的永济市张营镇舜帝村、南陶村、北陶村一带。

——永济，也因之有着“缶邦”的历史美称。

文化茶座

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说

□祁世坤

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是日常用语。《辞源》《辞海》中没有关于它的解释，然其意思是清楚的。我国著名歌词作家乔羽所作《鹳雀楼之歌》，开篇就是“三十年河西，三十年河东，河西，河东，太阳不在一家门前红。”其意是说，鹳雀楼上日出日落，不管是河东，还是河西，都是在阳光的普照之中。这当然是赞美之词了。

乔羽先生的歌词似乎还点到了这个成语典故的出处。河东、河西，这当然是指的方位。河，古代是黄河的专称。河东、河西，是说黄河以东和黄河以西。黄河在中国版图上，总的流向是自西向东，只是在山西和陕西两省间成峡谷状作南北流，这样黄河两岸就成了河西、河东。古代山西曾被称为河东道、河东路，都是类似省的行政区划，而对应晋西南黄河右岸的陕西省地面，秦朝时就被称为西河之地。

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是说黄河在数十年间的位移变化，三十年是个概数。在秦晋峡谷中，两岸高山耸峙，黄河在夹流中失去了放任的自由。笔者曾去过壶口，目睹了黄河从孟门山中冲出，经壶口的跌宕，又在一条狭窄的河道中流向龙门，一出龙门，河道又变得宽阔了起来，而到了蒲州地面，可以说是一片水乡泽国，再南流潼关折向东去。在蒲州到潼关区间，人们把黄河两岸直呼为河东、河西。

据《永济县志》载，北魏时，河东郡移治蒲坂，到隋朝时，在蒲州又设河东县，再到唐朝，蒲州为河东道治所，其邑地中有河东、河西、永乐三县。河东县南有风陵关，即从蒲州古城到风陵渡这一带地面都称为河东。河西县是唐开元八年设置的，历五年又从陕西朝邑县划出一部分归河西，蒲津关属于该县。河西县一直保留到五代时期，直到宋朝熙宁年间，河西、永乐二县又同河东县合并。

从这一段历史来看，河东、河西作为蒲州的属县，显然是以黄河东西两岸地理位置来划分的。然而黄河自古以来就不是一条驯服的河流，一旦奔出秦晋峡谷，它就变得极不安分。它从黄土高原流出，夹带了大量泥沙，而入平原又漫漶了起来。随着泥沙沉积，河床逐渐抬高，到了一定程度，河道又会向低处倾斜，发生位移形成新的河道，其结果不是倒向河东县，就是倒向河西县。

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说，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唐时的蒲津关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，改名为大庆关。据说20世纪30年代，大庆关发生过一件令人称之为奇的事情。一天下午，蒲州城有100多人要去黄河对面的陕西省朝邑县，他们从河东渡河，晚上住宿在大庆关。与此同时，朝邑县也有几十人夜宿大庆关，准备第二天过河去蒲州，然而翌日早晨，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一夜之间，黄河改道由大庆关以东转到了大庆关以西。这样一来，由蒲州过河到陕西去的人还得再过黄河，而从朝邑来要过河去蒲州的人，却用不着渡河就可直往蒲州。这件事被人们引为趣谈，说是“没过河的过了河，过了河的没过河”。

河东西说，本意是来形容自然界的变化的，黄河在唐宋时期，主河道流经蒲州地境。由蒲州通往长安的交通要道，在黄河上架设了舟桥，当时又称为草桥，两岸以铁牛为系索缆。如今得以再现的当年蒲津桥头的铁牛铁人，曾经目睹了一千数百年间的大河变化，面对这一带宽约数十里的河面和滩涂，人们难以想象古往的河道变迁，然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带给我们的，则是厚重的历史沧桑感。

乡村镜头

万荣冯张村的老庙合

□林智宏

笔者的故乡是万荣县光华乡冯张村，村子的中间，有一处历史悠久的老庙合，不知道它起源于哪个朝代，但它经久不衰直到现在。

说起庙合的“合”字，也许有的朋友不明就里。因为这个合字是汾河岸畔那一带的方言，它大概是“紧靠着”的意思。“庙合”，也就是庙宇前面的空场子。

故乡全村2000口人，6个居民组，4条大巷，若干条小巷，但只有这个老庙合一年四季很热闹，很温馨。

我们村有一个三官庙、一个观音庙和两个关老爷庙。三官庙在东头的老槐树下，两个关老爷庙分别在南头和北头的关门口，只有观音庙在村子中间。由于观音庙历史比较久远，因此乡亲们习惯称这里为老庙合。

老庙合紧邻通村大道，这条道曾是荣河县通往河津县的老县道，当年八路军战士东渡黄河北上抗日，便从这里经过。部队路过时，我们村的老百姓在老庙合烧茶送水，送馒头送鸡蛋慰问八路军战士。八路军团长感动之下，赠送给一位村民一条毛毯，这条毛毯他整整保存了50多年。

观音庙一度因年久失修而倒塌，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老百姓曾捐款重新修建了后来的观音庙。

老庙合最大的用处，就是供村里的大爷们歇歇凉、晒晒太阳、聊聊天。观音庙没有门，邻靠十字路口，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，总是很热闹。夏天，庙里凉快，两边的水泥台上坐满了老人，有的老人来迟了就自带一把小交椅；冬天，他们转移到庙合的北墙根下，太阳暖融融的，很是享受。

每天一大早，老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，谈天说地。在乡亲们的心里，老庙合是老人们的精神家园。

老庙合与老人，斗转星移，每天变换着风景与内容。

老庙合在村民的心目中很神圣，这个公共场所就像农村法庭一样，是个讲理的地方。老庙合又是村子的活动中心，村委会张榜公布些什么事，谁家出售些什么东西，把大红纸张贴在北墙上，大家就会一目了然。来卖菜卖瓜的，收购农副产品，都会在这里落脚，拿着喇叭一广播，很快就有人来了。村里不管是过红事还是过白事，鼓乐队都得在这里演奏上几个“牌子”，才会离去。就连过白事唱戏搭建临时舞台，也是在这里。

老庙合，还给笔者留下许多童年的记忆和乡愁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一位名叫老杜的外地箍漏锅师傅，春天夏天在这里补锅，秋天冬天在这里爆玉米花。他在老庙合的场地干手艺活，铺盖



▲老庙合与老人

卷就放在庙里的台上，累了进庙里躺一会儿。老杜师傅四海为家，不便蒸馒头，每天到了傍晚，他就在老庙合附近人家的案板上擀一块面，之后在自己的小炉子上煮着吃。小风箱吧嗒吧嗒地响着，面条在锅里翻滚，红彤彤的火光一闪一闪，映红了周围。在那个缺吃少穿年代，我们这些孩子很稀罕面条，常常围一圈嗅着面香……

时代在进步，社会在发展，村容村貌在变化，老庙合周围的房子盖得越来越阔气，相比之下观音庙越来越矮小，但是，观音庙前面的老庙合，仍然是一个人气颇旺的好地方。

老庙合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，演绎着今天的新剧，酝酿着未来的辉煌。